

為則天下既以治矣百官既以職矣君臣父子既以序矣朋友既以信矣禮義既以明矣刑罰既以清矣百工既以具矣夷狄既以服矣百姓既以定矣聖人於此不歸其功然則歸之誰耶聖人作之初無心成之亦無心蓋一切塵緣本無自性聖人之心亦虛而已此言大聖之道也若夫為一事曰仁行一事曰義從以矜伐於人不過霸者之事而已又豈與隆古比治哉○六神化不留○功成不居道無定體因物以為體常無一心因心而為心響之發也其在聲物之生也其在色至于手執足行夢思覺想前念未滅後念復興是心本無緣塵而作聖人覺此其誰居乎然則功成者居其位也居其位而不去者是泥迹於有為也泥迹於有為宜其膠固而不解若是則豈有道者之心哉語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又況出治之聖人乎聖人則不然體天而行也比夫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去則無繫矣易曰乘木舟虛

不特去者而然其在位之心亦若是而已苟為不然則道有去留矣今所謂功成不居者進退有道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夫乾之亢陽用九之義是也居天下之廣居孟子之言是也大名之下難可久居鶴夷子之言是也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釋氏之言是也內觀起火十月脫胎真人之言是也知此者非聖人而疇克焉哉○三牒前顯常○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所言去者名與位也所不可去者獨立而不改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詩一

疑遠大師常德路安妙觀提點觀事劉淮水編集
前朝奉天大府寺簿黃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邵若愚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天下皆知美之者已亦傲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者已亦傲為善斯不善已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高下勢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雌雄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為遂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處之無心為之無事所以能濟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而教天下且萬物並作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已無所與於民無事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不知有君之化雖為君父而不恃功業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王志然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夫美惡善否古今對治之術通天下皆知之矣而美者有惡為之對而善者有不善為之對知美

惡善否之所在則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況善否云乎哉善善惡惡非肆情縱欲之妄有而何且善之不善安有美之不美者焉美之為美安有善之不善者焉鑑明則塵垢不止心明則善惡自彰而愚者反是莊子曰是非吾謂情者是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夫何世人每陷於對待之境不能自出其所囿不偏諸有則偏諸無不滯諸形則滯諸數故曰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音聲也前後也原其所起不謂之無端由也己其必有旨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故曰有無之相生嚴君平曰無難無以知其易無易無以知其難古謂先難而後獲經謂多易必多難故曰難易之相成無長無以知其短無短無以知其長御解曰若尺寸是已無高無以知其下無下無以知其高御解曰若山澤是已無聲無以知其音無音無以知其聲六

律既協八音既諧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必矣無前無以知其後無後無以知其前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所謂前後之相隨者必矣之六者固不出其所位以跡觀之未始不異以道觀之未始不同曾不若聖人治天下繫以無為之道而處之則無不治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用不言之教教之天下使民不欲以靜然而成之天下口耳之教學說說之說將無所開其喙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無作則萬物觀有所作則有所治焉生而或有則未能忘我者也為而或恃則有所託焉者也功成或居則有所繫焉者也惟其不自作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居所以與道翱翔於萬物之上而常自若未始或去者矣

天下之所謂美者不足以為美天下之所謂善者不足以為善然則何以為美且善乎曰淡乎無味斯吾所謂美也處人所惡斯吾所謂善也知乎此者然後可與入道故有無相生至行不言之教有與無對故能相生難與易對故能相成長與短對故能相形高與下對故能相傾聲與音對故能相和前與後對故能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然觀此理其處事也無為而為其行教也不言而言故能不累於物萬物作而不辭至是以不去夫盈於天地之間者無非無也其作之者誰乎其生之者誰乎其為之者誰乎是必有主宰默運於其間道雖無名不可得而辭其名道雖無跡不可得而辭其跡故曰作而不辭若夫生而有其生之功為而恃其為之力其為道也淺矣聖有體此不有不恃何功之不可成功成不居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之謂夫如是則與道合而為一無適不可何用遠去於

人哉

程泰之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衆所嘉尚則命以爲美事爲曲當則名以爲善美之與善固可貴矣而不可使人得而明知也我之示彼之見也我國尚之彼必效之羊質虎皮反以亂真故天下知此之爲善爲美則遂入於不善不美也世或貴遜則必有陰請而陽辭者反假之以濟其貪也世方尚儉則又有羸服弊車自挈壘殮者是又故自菲陋以中上欲非其中心實然也若夫體道之人藏其用而不示使人由而不知則夫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者是其效也正如嬰兒之慕駒犢之從不知慕從之爲孝而自與孝合者乃其孝之真者歟老氏上乎道而言自然者皆此類也故有無至相成誠有是美誠有是善是之謂有詐焉而爲則直無耳積思累行以及美善是之謂難摸其似而放爲之則易也夫真美不生美而生惡真善不生善而生不善何也積思

累善者難而售偽假真者易也故表示美善以觀欲天下人從其易者爲之以益其已之所無而銜世人之所不知其理固相因仍也長短至相傾好勝自銜之心人皆有之上之人昭昭乎揭美善以詔天下彼愧其無有知其難及是從其易者爲之以求益其所無於是恥其短之見形於長也則扶跛其卑以傾人之高此皆善否美惡轉易之本也聲音之相隨聲人聲也音樂之成文者也登歌在上而匏竹受之以爲樂均是其所以爲相和也謂其相和之先後則又常相追逐也莊子曰我固實之彼固需之以此理達諸治道則不止音之和聲而已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前後之相隨者未已也故上之所向不可使人人知之也是以至之事凡老氏之言無爲所包甚廣而隨事指者不一其地也此之無爲主動化以言也胷中實分當否而外貌全泯形迹美者心固美之而不露其美之意善者心亦善之而不示其善善之迹此

其於作爲之地默行其意而不著其狀是謂無爲之事也夫其爲此者何也正慮夫意向外著而人得習其好以讎其偽也其曰處者立無於此安而居之不復雜以他事也行不言之教通彼我必以言既曰教矣而無言以喻則人將何所循以爲趨耶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放而爲偽也名此事之爲美表此人之爲善形諸儀借播諸號令人從其所美所善而摹擬其似則向之真美真善皆將轉爲假託矣老子於是究其偽之所起而反之矣其中未嘗不存動化之機而外焉不示抑揚之則使夫游泳其間者莫知夫何者之可以中上欲也則謂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此正教焉而不言者也若夫立師資之等列分親生之先後則夫不言之教雖其默如淵而其聲如雷矣萬物作焉至功成不居作者興起而承其教也生如動而徐生之生也教孚於人而善心有萌者是其所以生之也爲者其作爲之地也功者以天下

之自化自賓者而歸其傲於已也夫無爲之事不言之教其事其言非家至戶到各立一則也放天地不仁之大槩四海而用一撫焉凡能興起而應其所教者歸斯受之未嘗有所卻謝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之謂不辭也善心有萌其教已教而猶不肯自以爲當也是不有且不恃也及其作也生也爲也三者皆成于成則功且遂矣乃又棄而不居則若已未嘗有預也嗚呼其已大矣事之不濟也以爲已任及其已濟也不爲已功此大道之所以不肯爲德也夫惟至不去有形必終於壞有數必終於盡是凡有必趨於無也則其去安可得留也若夫功成而不居則直付之無有是在我者無盈可虧無成可壞則安得而去也春之華物是明以發生之德自居也故其華可代秋而成實是明以擎歛之事自任也故其實可落若元氣行乎四時之表生生而不自生化而不自化則亘萬古而常然此既無所於留彼亦

無所於往也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論儒者恨民之難覺而老氏恨其不愚故其言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至其自言待之道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又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推此言也則夫力詆聖智仁義而欲棄絕其具者意不專在乎聖智仁義也其曰智慧出有大偽者是其所從立矯之本也蓋禮法之立自義堯始其立也以補結繩之簡也既病其簡故從而祖習者其勢不容不趨於繁及其繁也制度機括布滿暴白民之巧者既有所見亦有所放是上能出智以防民而民亦能放智以亂法也此老氏所爲追咎智慧之多事而欲矯之以無爲也懲明民之啓僞而欲矯之以無迹也夫川實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一彼一此既已對立則勢不兩大故聖智仁義不容不在棄絕之域也然而聖智仁義老氏終不免取之以寓此道則其所欲棄絕者豈其實理也

哉究終觀敝而咎其播宣利器以明示民焉耳即此兩章而詳味之豈不灼其可見也哉其曰不尚賢也者非賢不肖一律也特不肯表而出之如季徹之謂危其樓觀以招致投迹者耳曰天下皆知美善之爲美善斯入於不美不善正亦默運其迹而不使至於奔趨假託焉耳至其師資兼用而高下有分動靜兩立而情生有機則雖外示兼容而中實有別也既以兼容之公來天下又以甄別之機動人心此其法出於易之藏用而非老氏之意初也特其施置有淺深焉耳易之言曰顯諸仁藏諸用顯者有具可示之謂也藏者致用之本深密難測之謂也禮樂刑政既已裁爲治具而猶病夫可使之由而不能使之知也則夫據總體道以術爲此具者雖欲示之亦無由可示也故易之藏用其極致遂至於入神也神云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老氏模之以謂無爲而無不爲者是也特變其語度以自立已則焉耳學者不敢以此議

易而皆用此為老氏譏病則是否何其無定也然其施置不免小異於易者則亦不可掩蓋矣易未顯於用而不可故常也百姓之愚而不能自同乎仁智之有見也者氏則直欲從而愚之必待其無知無欲然後與取歛張一出於我也此其異也

詹秋圃曰天下皆知至不去養身一書始欲相忘於不識不知之表終欲相反相成而不自大其大以居天下之大也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適恐好慕非張至於為惡為不善已蓋事為字偶對待自相生而極於相隨其反復各以類從為消長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付萬物於此作彼應而不辭讓生而不自有為而不自恃雖及功成而弗居必且推之而不去矣蓋善養吾身者能以功成身退自處則居安資深又寧失其肩背乎張冲應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大道惡為血而持謙也才美矣而眾美之終為起如名善矣而眾善之終為起爭如固害身爭亦害

身故龐涓逞其才而中樹下之失韓信貪其名而遭雲夢之誅是皆不足以語玄道者也聖人者出不恃其才之所獨有而常懷見有為無之心不惜其功之所難成而常有見難為易之念彼短我兮我推之以

長而短為長所覆故曰相形彼高我下我居之以下而高為下所抑故曰相傾彼感此應而聲音相和前行後效上下自順處之以無為之事行之以不言之教以道律身以身聞道真心固矣萬物作而心不亂貪心絕矣萬物生而心不有志可為而不逞所為功已成而不居其位子房所以赤松之遊速鍾離權所以玉洞之去忙比此養也夫有此養則精長固氣長存神清而身長生福德在我而不去

白玉蟾曰天下皆知美之為求為美之翼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為求為善之翼善斯不善已反為惡人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

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音聲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焉而不辭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儻若不生安見長存生而不有無非妄幻為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功成而弗居豈可與夢為實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也

廖粹然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人皆以色聲香味觸法喜怒哀樂欲為強美吾知則不然夫何故哉斯惡已故好事多魔七情內攻六賊外寇一切貪欲必為身害吾恒恬憺無為以學道得道為強豈不美歟皆知善之為善亦以為善最樂或作善功濟人利物皆是善事吾見未然而何故斯不善已人非堯舜或未做好事先欲望報胸上留心或生悔吝恐未盡善吾嘗清靜定慧安心養神以守道而成功為上善豈不樂哉故有無相生此言道德妙用難易

相成造化始端長短相形器質法度高下相傾天地變通音聲相和風氣吹噓前後相隨古今生化此皆道妙無有窮盡是以聖人太上老子得道之名或曰大上曰聖人曰有道之士曰人主曰道者曰心君曰大丈夫隨事稱也處無爲之事此是根本行不言之教太上曰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萬物作而不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吾道生而不有生化無窮爲而不恃施恩而不望報功成弗居生成萬物而不爲主夫惟弗居自愛而不自貴是以不去亘古亘今無來無去

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乃王者以美善化天下使天下知其美之爲美蓋未盡善也故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也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燭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爲惡已豈曰善乎嚴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疎始於仲春蓂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感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誇美善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至前後之相隨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爲而淵德不去故有無之相生者謂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者也謂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易則難就各守其工

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者謂長短之相形本不相形故見鶴則知鳧脰之短觀鳧則識鶴脰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者謂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夫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通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之相和者謂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吹物不同使其自己也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者謂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運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嚴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无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无無難則無以知易無

易則無以知難無長則無以知短無短則無以知長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以無知山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無先則無以知後無後則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容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是以聖人至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者謂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作動也

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治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已也不居者不以寶位據為已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賔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苟易露則美之於惡善之於不善特一反掌間爾下文所以及有無難易之戒其旨深矣故有無至相隨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其能必美之不為惡善之不為不善乎無生有有復生無難成易易復成難長短高下相形相傾反覆變易初無一定也如聲動而音和之先行而後隨之理之必然勢之必至也是以聖人至不去聖人知天下之情若是其不常也故任物理之自然事處以無為教行以不言則曰善曰美孰得而知之物當作起不辭其責物當生育不有其利為無不為而不恃其能為成無不成而不居其成功天下各適其道而聖人若無預焉然雖不居其功而天下捨聖人而何往聖人無心於天下而天下自不能無心於聖人此所以為上古之世歟蓋常論之古今世變之盛衰人情物理之消長至不齊也泰之有否益之有損剝之有復蹇之有解既濟之有未濟易固言之矣而聖人通其變神其化常使民出入

於不倦之中由行於不知之際此黃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所以不事詔而萬物成也後世緣飾以為功矯揉以為能矜善耀美非不動盪人之耳目而譬之剪絲以為麗汲水以為深生育流行之意不蓄於中其敗也可立而俟豈足以為盡善盡美者哉

林蘊齋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為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持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

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范應元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為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為美善也儻矜之以為美伐之以為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為對善與不善為對是以聖人至之教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無為之事者體道也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萬物作焉而不為始古本王弼揚子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為始也生而不有至是以不去傳奕云古本皆是處字萬物之生育運為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為已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薛庸齋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天下之事無非對待此六者舉一隅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其有對待乎是以聖人至之教為而不為者無為之事也言而不言者無言之教也聖人以此出其對待耳萬物作而不辭至不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為狗聖人則而象之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其無所居而亦無所去也
休休庵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三才

立萬物生光華威名相顯世間人皆知萬物之美可以濟用以斯為美者不知生育之恩斯謂惡矣直饒皆知造化運行生成為善以此為善者但見三才之德不明大道斯為不善矣嗚呼昧道而迷德逐末而忘本日見澆漓矣惟人最靈不能返觀虛明靈妙之性具大神通能為萬象主有無為妙用却乃逐妄而競作有為情識持權被五欲八風貪嗔癡愛作亂無而生有有生無有無相生不己所為之事有難有易難者生苦易者生樂苦樂難易互相成就事有善惡理有長短長短相形而力有高下互相傾動美惡聲音相和相雜是是非非前者未滅後者隨生孰肯猛省還其淳返其朴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至是以不去聖人者達大道弘至德之人也釋云斷欲去愛識心達本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宗最名之曰道無為之道統眾德燦群昏應機濟事扶顛

持危有自然之妙如春行萬國風行太虛大達者不尚有作之功任無為之道以自然之德等及世間不言而人自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須臾離乎道以道為體者德合天地高明博厚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育萬物而無我為萬象主而不恃其尊大功成而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大功不宰者無失也無榮辱絕是非也去者失也褚伯秀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外而在物有可美可善人共知而樂趨之內而在己有真美真善人罕知而弗究也可美可善出於人欲有時而不美善矣真美真善根於天理亘古今而至美善也世所謂美惡善否皆屬妄情彼是此非孰得其正生於後之六對滋蔓無窮有無陰陽消長之類難易事為成敗之類鶴長然後見鳧短山高然後見澤下聲出而音有屬春先而夏繼之相生相成者猶不能終保美善况相形相傾乎聖人推原救弊以身率之無為而事自成不言而教自立民樂其俗物

遂其性耕鑿播種物之作也我不拒之育養滋息物之生也我不有之任物自為有不得不為者何恃於我哉惟其有功不居是以功不可去莊子云我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信哉或議此章繼道名無有之後何遽及美惡六對之繁雜蓋有道斯有物有物斯有名所謂無者隱矣美惡則物名事為之迹著而六對不免焉聖人不違物性聽其流行起伏於理或背從而整治之因病施藥各使之瘳病去藥除聖人之心亦虛而已何善惡六對之能免哉牛妙傳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美者好也善者亦好也惡與不善皆言不好也且如世間一件好事定是變做不好此吉中藏凶安中有危禍福倚伏之機也夫美莫美於事君事君數則辱矣善莫善於朋友朋友數則疏矣抱朴子曰組帳霧合羅幃雲離授芳華於蘭林之園弄紅鸞於積珠之池入宴八門之焜耀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此美惡相緣

之事天下之人皆知此理也故有無之相生從不有中是有無中生有不無中無是有生於無有無相生互為其用此理之然也人常迷惑有無故不知道且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生而復於無生有形而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此皆有無相生之說也難易之相成夫難者易之門易者難之因且天下之事難難易易相倚為用如有難的一件事若我攻為之雖難必成豈非易耶若以易心臨之則其為難矣古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有心射山山須透無心射紙紙難穿洞賓曰難難十石芝麻樹上攤易易潭似和衣一覺睡老君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難易相成之說也長短之相形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無長不別短

無短不顯長長短之勢相形方別且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鳧脛雖短續之則憂古人有言曰青松高百尺綠穗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如人之才性亦各有長短然各長其長各短其短則為飛魚雖各得其所自無長短之非也若稍有片善寸長自以為能則長短必相形而隨之也非斯之謂歟高下之相傾夫高者尊也下者卑也雖尊卑之禮固有定在然高而不謙尊卑而不安分則相傾之勢由是而生也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若好高而不為高則不高矣古語有云墻高耶兩剝而頽之淵卑耶水就而歸之諺曰岸上沙今人擔土舊人家陌上路今人來往昔人墓由是觀之海水桑田之變固有之矣此高下相傾之勢也若以勢而言之則如王公之子歸庶人庶人之子為王公揚子雲曰朝得權為卿相夕失勢為匹夫此皆高下相傾之說也聲音之相和聲者鳴也鳴則有音音必有響響則必應故云音聲相和

也且雷霆有聲不動不聞鐘鼓有音不擊不鳴詩云嚶其鳴矣猶求友聲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聲響之相隨猶形之於影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也夫音者本無待於聲也聲發而響隨之耳如人言凶則氣羸聲和則氣悅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未嘗不由已出其猶音響之於鳴聲此固然之理也前後之相隨夫身行於前影必隨之後陽唱於前陰必和於後此影形相逐陰陽相和前後相隨此則必然之理也孔叢子曰前譬之古也後譬之今也古今相繼猶前後之相隨初無間然也澄明子曰前者始條理也後者終條理也未聞有前而無後也亦未見有始而無終也前後一理也始終一貫也不由於前而至於後者天下無之此大修行入初以無為居其前無不為必繼之於後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聖人者天下之至人也而曰處無為之事者何哉夫無為者簡易也蓋聖人者德並二儀

故參乾坤之理而從於簡易也何以知之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聖人
之所以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夫不
言者忘言也蓋忘言之中至理存焉謂天
下之理盡在不言之中故聖人得其典理
默而行之故云行不言之教也然夫不言
之教謂天道也蓋天道不言而善應也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云
行不言之教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神物變
化吉凶圖書亦未嘗有言也而聖人則效
法象斯非行不言之教之謂歟萬物作而
不辭夫作者言萬物生成之稱也不辭者
謙不自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
乎峻極于天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然未

嘗聞聖人自以稱能也如昔者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以門
人弟子有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此謙稱不辭之謂也生
而不有夫生者仁之稱也何以言之易不
云生生不息之謂仁不有者不自有其仁
也先儒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
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聖人
之仁則仁之小者也有方而可議也被聖
人之仁而不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大者也
無迹而名也此聖人生而不有之說也為
而不恃夫聖人者多才多藝者也而未嘗
自以為能故云為而不恃也昔陽子居問
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之治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此為而
不恃之說也非斯之義歟功成不居至是

以不去不居者不自伐其功也不去者謂
其名不去也又云不居者身退也蓋功成
身退則其德乃長其名乃彰故云不去也
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是也如昔者
禹平水土有功舜以天下禪禹禹讓舜之
子商均避於陽城是功成不居也而天下
之民從是其名不去也非斯之謂乎
喻清中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美在己
不在人善在己不在人今夫積一美而欲
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美已行一善而
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善已天下之
事有者無之對難者易之對長者短之對
高者下之對其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猶響
之應聲影之隨形聖人一善之以無心而
已其事也無為其教也不言猶之天焉作
成萬物而不辭其勞有生之用無生之迹
有為之實忘為之力吾夫子曰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聖人之所
以法天者功成而不居其功極其至也善
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我不求名而名自

隨雖欲去之如之何去之屬齋所謂有其
 有者不能有無其有者能有之可謂說著
 痛快處去字讀如君子去仁之去先儒謂
 為善而避名則天下無可為之事聖人有
 心於為善無心於得名而名之終不可得
 而去者猶音聲之相和形影之相隨耳合
 首尾而並觀則一章大旨脉絡聯屬末復
 提起兩語曰夫惟弗居是以不去非特作
 文之妙處而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
 矣

胥六虛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夫福
 為禍本吉乃凶源自然之理也人莫之能
 知故聖人憇憫世之不悟告之曰天下皆
 知其美善而趨之樂之而不知其惡與不
 善由此而生也是理也猶有無之相生難
 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
 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自古迄今事事物物
 皆有反對如環無端若夫超然獨立而無
 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至是以不去是以聖人獨立而無與之反

對者蓋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無
 為之事非不為也謂順物自然因而不作
 感而遂通耳行不言之教非緘默而已謂
 至誠內修忠信外施天下從之無事辭費
 也若然者雖日應萬機和而不倡所以不
 辭勞故曰作而不辭也天下之民生者由
 其自養而已無所與故曰生而不有也立
 事建功循其分內為其當然不恃為己能
 故曰為而不恃也至於功成事遂即退身
 避位故曰功成不居也夫惟如此法以天
 道其身全其功存是以千萬世稱譽而不
 絕矣故曰是以不去
 拾遺○肇曰有無相生其猶有高必有下
 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
 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
 先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惟後耦者
 能同之
 諸子旁證○文子曰老子云道可以弱可
 以彊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
 幽可以明可以包裊天地可以應待無方

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
 處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
 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
 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
 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
 石潭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
 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
 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
 隨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皆對
 待言其無常名也有美則與惡對有善則
 有不善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
 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至於有有則
 有無對有難則有易對有長則有短對有
 高則有下對所以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也
 然此皆相反者至於聲音前後非甚相反
 而併及之何哉蓋言彼之相生相成相形
 相傾者亦如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必
 然之理也此又以其不相反者形容其必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詩二

疑述大師常德學影觀提提觀事約惟是編集
前朝宋太夫府寺簿無無密院修子易義正

不尚賢章

河上公作安民章趙實
慶作至神獨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為明化成而復樸也

杜光庭曰大聖人為理賢人輔之魚水相

資安得不用上自二五之主至于霸王之

君開國建功仗賢為本不尚者矜徇誇衒

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怨爭

興不尚矜誇自無怨爭不貴乎麗容珍貨

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合虛資腹無知無

欲之尚矣

張沖應曰安者治也民即人也此章蓋謂

王侯大人反身入道有以養其身則表正

影從而人皆以無為為本斯無不治安者

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

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不亂無
不治傳爽疎整作無不為古本同

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

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

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明返

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

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為盜

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故鄭聲遠

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是以聖

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

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

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愛

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

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思慮深不輕言

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矣德化

厚百姓安

王輔嗣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賢猶能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無名之義

去也其名不去則吾之名矣此段乃申上

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其名不

處無為之言行不言之教作而不辭生而

善而人不知其為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

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其名去則為

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為不善矣惟

居雖生之為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

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為美吾雖

善而人不知其為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

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其名去則為

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為不善矣惟

居雖生之為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

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為美吾雖

善而人不知其為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

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其名去則為

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為不善矣惟

居雖生之為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

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為美吾雖

善而人不知其為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

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其名去則為

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為不善矣惟